

【 风情万种 】

斑驳的古城时光

□许燕妮

周末逛古城,是漳州人如今的“时兴”,走一段石板路,看一眼老骑楼,吃一碗漳州特色小吃,让人感觉怀旧又文艺,连时光都变得慢而悠长。而最能让人有这种感受的,莫过于修文西路上的文庙了。

如今从漳州古城北入口开始,步行到文庙,仅仅需要五分钟,这个距离与我儿时的记忆相比,要短了许多,经过修缮后的古城,石板路更平整顺滑,也显得愈加宽敞。我家的祖屋就在马坪街,现在被称为延安南路,小时候到文庙需要在小巷中弯弯绕许久才能到达。我4岁那一年,不知因了什么缘故,独自一人走丢在这段弯弯绕中,家人疯找了半日未果,正欲报警,我正好被文庙附近开小店的老板送了回来。因着记忆太浅,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段迷失的回忆,但每次走到文庙,却总是感觉特别心安。

阳光透过浓密的榕树荫,星星点点地倾泻下来,沿街的铺子还有许多未开门,木板做的门面一道两道地紧挨着,墙体的石板深浅不一,几只细小的蚂蚁钻过落叶底底的缝隙慢慢往前爬,空气温润不潮,闻起来透着清新绵长的味道,初冬的古城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慵懒的小美好。

很快,一道长长的砖红色的围墙,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,这便是文庙的后墙了。红色的围墙上偶有剥落,露出深深浅浅的白,那是时光留下的痕迹,金色的琉璃屋瓦闪着光,灰白色的燕尾脊在半空中拉出一条弧线,高高地散播着属于文庙的气息。

一右拐,先看见两座高大的牌坊横跨路中,上书“德配天地”“道冠古今”,这是漳州文庙的附属建筑,据说始建年代无法确定,只知道民国时期曾重修过。“德配天地”出自《庄子·田子方》:“夫子德配天地,而犹假至言以修心”,形容道德可与天地匹配,“道冠古今”则是指贡献如同天一样大,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。

跨过一道红色木质大门,是一方院落,门后散落着一块断裂的石碑,像是重修的碑记,还有许多石构件,应该是自修建文庙的历朝中留下的。走过院落,便是“戟门”,这是大成殿前院落的大门,跨过这道门,才算真正走进了文庙的世界。

从建筑欣赏的角度来说,文庙是十分有特色的。大成殿至今保留了早期的闽南建筑特征,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风格,营造法式特征十分明显。无论是龙嘴造型的木头,还是精美的天花彩绘,抑或是那些留有宋、明遗迹的柱础和梁柱,兼容并包的理念让文庙呈现出建筑艺术上的多元与交融。那些来来往往进出这里的人,我相信有许多是被文庙独特的历史气韵所吸引。

耳畔突然传来琅琅读书声,这让我忍不住开始想象文庙千年以前的

【 吾乡吾土 】

云水溪畔说和贵

□尔曼

生在南靖长在南靖,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座土楼的地理坐标。一次次走过崇山峻岭,穿过竹林树海,总是贪婪地享受着云水溪畔微风拂过、呼吸岁月洗礼的泥土芳香,触碰鹅卵石上跳动的历史足音。

圆楼常有,方楼不常见,像和贵楼这般神奇的方楼更属稀罕。15间凹形平房如围墙一般将主楼包裹其中,打从见面的第一刻起就在诉说自己的与众不同。护厝大门与主楼大门错开,位于正中偏右处,难免让人想起北京四合院大门,异曲同工之处在于提醒着人们土楼实则北民南迁的产物。只不过“三间一堂”式祖祠兼私塾学堂位于主楼正中,又不知不觉地将你拉回闽南深山。“厝包楼,子孙贤,楼包厝,子孙富”的结构格局,想必是出于风水的考虑。与楼民的闲谈,证实了我的猜想。280多年前,简氏第13世简次屏寻得一肚圆兜状沼泽地,请教地理先生后得知其为风水宝地,若在此建立基业,子孙会人丁兴旺、读书中举、福祿寿全。简次屏一听,放弃考举人,花下一万五千两银子一心建楼,于是有了占地近1600平方米、现存最高的五层方楼——和贵楼。

走进和贵楼,学堂上“和地献奇山川人物星斗画,贵宗垂训衣冠礼乐圣贤书”的祖训与楼外“和亲既康乐,贵子共贤孙”的门联共同诉说着简氏族人的宏愿与信仰。学堂内传来的惊叫声吸引我走了过去。原来是游客在天井间弹跳,鹅卵石地面上上下晃动,不争的事实印证和贵楼是一艘沼泽地上的诺亚方舟。据说当年和贵

样子。清乾隆《漳州府志》中记载,宋庆历四年(1044年),建州学于州治巽偶,也就是现在的漳州西桥中心小学内,同时在毗邻之处兴建漳州府文庙,由于州学与文庙连在一起,所以又称为学宫。

从那时起,文庙便是学堂。朱熹大概是漳州文庙中最知名的“先生”了。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戌(1190年),夏四月廿四,朱熹到漳州任职,时年六十一岁。翌年三月,朝廷调朱熹主管南京鸿庆宫,于四月廿九离开漳州,在漳任职整整一年。即便是只有短暂的一年,但他善政德治之绩十分斐然。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:“公在漳首尾仅及一期。未至之始,吏民闻风悚然,望若神明。及下车莅政,一以道德正大行之,人心肃然以定。官曹厉节志而不敢纵所欲,对宦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。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,豪猾敛踪而不敢置法。郡中讼牒无情者畏惮不敢复出,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,一禁而尽息。良家子女人于空门者,悉闭精庐归复人道,奸民多鼠窃,自公至,未尝有峻恁者,而皆望风屏迹。民无夜警,外户不闭。”

除却朱子,来过这里的据说有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,还有明末学者黄道周,也有孔老夫子的后代,大概在南宋建炎年间(1127-1130),孔子裔孔任率家人避兵入漳,子孙世代皆居住于文庙直至明代。文庙的历史就这样历经风雨,被一朝一代逐渐记录下来。

循着读书声,踱步来到文庙大成殿右侧的国学堂。“扬之者,不流东薪。彼其之子,不与我戍申。怀哉怀哉,曷月予还归哉? ……”这一日,朗读的是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·王风·扬之水》。墙上挂着一幅孔子的画像,站在最前方阅读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老师,一句一顿,字正腔圆,下面正襟危坐的是一群穿着汉服的小学生,跟着老师念得极认真。国学堂亦是义务教学,教与学均是发自内心的,无一丝世俗的尘埃。读过几遍后,老师开始播放这首诗的弹唱,唱腔悠扬,一唱三叹,拉长的音韵久久萦绕在耳畔,竟教人听出了其中的心伤。

讲着《诗经》的国学堂,禁不住叫人久久地怀念起孔子、朱子来。钱穆曾说,在中国历史上,前古有孔子,近古有朱子,此两人,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音,留下莫大影响。圣人的思想穿越千年,在历史的涛声中回响至今,让后世之人那些闪着光亮的历史片瓦中汲取智慧的力量。

走在古城的青石板上,回看暮色中的文庙,砖红色的围墙显得大气安详,周围是三三两两不断经过的路人甲乙,文庙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走入了古城的日常。

清澈的水面投射出几片的云彩,几只鲤鱼在其间跳动,仿若一幅水彩画,灵动鲜活。置于几百年前,这也是客家人智慧的体现。生存无危方有生活可谈,井水是否安全可用看当中鲤鱼便知。客家人定居于此摆脱远方的战乱,也要躲避山匪的破坏,生存安全是客家人任何时刻最基本的追求,这在土楼大门构造上也可见一斑。和贵楼大门门板取材于耐火的“咬冬木”,厚达10多厘米,门梁上方设有三个灌水道,若遇盗匪用火攻门可从二楼往下灌水灭火。细看底层并无窗户,二层也只有一条不足20厘米的通风小缝,三至五层窗洞也是内大外小。可见,大门一关便是一方高枕无忧的小天地。

打从土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,简氏后人更用心呵护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,游客已无机会大批量上楼参观。征求主人同意,我有幸上楼走一遭。上至顶层,透过方寸窗洞向外望去,是一座形似笔架的小山,当地人称其“笔架山”。原以为这又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一问才知山上尖峰是简氏族入历经3年时间用斧簪担土一担一担堆积而成的,他们认为这样可使楼里人丁兴旺,人才辈出。对文人的渴求,对家族荣耀的美好期盼早已融入简氏后人的血液。也难怪楼内悬挂那么多布满历史尘埃的牌匾,“进士”牌的主人名叫简逢泰,12岁中了进士,后官至工部屯田司主事,两广分巡道;另有两块“兴学敬教”“兴学利侨”匾牌。

【 随感录 】

十里窑烟

□黄水成

装饰题材、纹样、工艺与“克拉克瓷”完全一致。曾经震惊西方世界的克拉克瓷终于露出了它的光彩。山野迷雾中的十里窑露出了头角。克拉克瓷,在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漂泊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乡,诸多历史悬疑得以印证。

素有“日本陶瓷之父”之称的舘崎彰一先生闻讯率团前来实地考察。在平和和五寨洞口陂沟窑前,这位“陶瓷之父”长跪不起。他哪能不激动?在日本,青花瓷器、素三彩香合等被称为“汕头器”“吴须手”“吴须赤绘”“交趾香合”等,但这些名瓷的产地始终不明,他为之耗费大半生心血,执着的日本人更是为它们足足寻找了四百多年。平和古窑群的发现,彻底解决了他们心头的谜团,先前陶瓷界的诸多疑问也水落石出。平和窑的发掘被国际陶瓷学界视为世纪之交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,平和窑也在一夜间跻身世界名窑的行列,它证实了“克拉克瓷”的故乡在福建平和。

在老人们的传说中,南胜、五寨曾现十里窑烟相望,千帆锁江运瓷的热闹景象。这延绵起伏的山丘上,至今无法估计还有多少古窑群被深埋地下。但可以想象,当年这漫山遍野的窑袖园中,窑厂林立,窑烟相接,水车如钟摆般日夜不停转动,轱辘声、夯土声、揉搓瓷土的拍打声、窑工们的嬉笑打闹声……此起彼伏。制瓷成了最大的营生,家家户户以瓷为生。当年的南胜、五寨,巨大的窑厂连成一片。一框框新瓷呼哧出炉,带着窑口的余温,从山坡上被小心抬上小舢板,顺流而下,几经辗转,踏上陌生的国度。或许,连窑主都未必清楚,他们的瓷器有一天将轰动异域城邦的贵族,成为竞相追逐之珍品;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,他们的窑场会成为后世的谜题,令人苦苦追寻了几个世纪。

国外专家一直苦苦追寻“克拉克瓷”的产地,却始终不得。二十世纪50年代,国内也开始寻找“克拉克瓷”的原产地,足迹遍布江西、广东、福建数省,几十年来毫无结果。恰巧,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,在平和和南胜、五寨各地山头上,常有一些残片被村民挖出。当时,为了寻找一种“漳州器”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的瓷器及窑址,故宫博物院还派出一个专家组到平和考察。考察中,专家们意外发现平和和南胜、五寨的几处古代窑址,同时还出土一些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。然而,谁也没把它们和海外热炒的克拉克瓷联系起来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山种柚,又有几处古窑址相继问世,才重新引起国内外陶瓷界的注意。

巧的是,当时日本关西地区也出土了一批“产地不明”的青花和彩绘瓷器。二十世纪末某一天,平和和南胜和五寨突然来了大批“番客”,他们在山野里四处探寻。乡下人露出惊异的目光愣愣打量这一口“番腔”的客人,却不知他们在自家田园探寻什么。这支由中日两国专家组成的考古队,对平和和窑遗址进行历史性勘察。在三次大型考古发掘中,南胜华仔楼窑址、田坑窑址、五寨洞口窑址等一百多个窑址陆续出土,结果令人喜出望外,平和和窑口烧制的瓷器,其

在蔡家堡晃悠半天,从数百年历史的古堡,到散发历史气息的窗棂,村史馆里那些曾经在田地里奔跑的犁、耙、锄头,在家里不同角落散发烟火气的酒瓮、水缸、瓢、盆、碗以及墙上的青砖、砖缝里那一丛从在风中摇曳的草,蔡家堡到处都有故事,有回忆,只要能在记忆里触动某个启动键,那些故事就像围绕蔡家堡流淌的花溪水,流淌出不同的韵调。

在蔡家堡的韵调里,有一种,那就是美食。晃悠之后,在满足视线和听觉之后,民以食为天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这时候,美食就成为重要的目的,味道就是最好的向导。当一盆主食上桌的

【 地方风物 】

在蔡家堡,按下味蕾狂欢的启动键

□黄荣才

时候,口水就开始吞咽。主食往往是菜饭,或者咸菜饭,或者笋饭,还有包菜饭,简单,但吸引目光,有众多的心弦就在这时候悄然悸动,有关儿时做菜饭的记忆就在脑海或者言谈之中开始喷涌。一盆菜饭,就好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,定调了在这一餐饭的主调就是乡村。除了菜饭,常常有一道主食,就是卷子粿拼五香条,用大米米浆蒸成的白色卷子粿,被切成一段一段,放置在白色青花瓷盘,有种凉爽的感觉。刚炸出锅的五香条,是另外一种颜色,形成鲜明的色差。五香条切口处,香味弥漫而出,馅料在那勾引筷子的方向,蘸一些佐料,香味就在口里举行一种集合。

汤是少不了的。用虎尾轮、春筋藤、石橄榄、五指毛桃等炖成的汤,把山野的气息从大山之上拉扯而来。清淡、香甜之外,有一定年纪的人在这些汤里喝出汗水的记忆。这些汤以前是上不了酒席,在乡村泥屋简陋的餐桌上出现。最初是就地取材,方便,劳作之余在田地边上挖采而来,很朴实,又带点补养身体的功效,成为村民喜爱的一种食材。一碗汤,或者因为记忆,或者因为远离,喝出了诸多味道。

菜的主调同样是乡村的韵味。有一道溪鱼酱油水吸引了目光。溪鱼不大,多是手指大小,各种溪里的杂鱼油炸,然后加酱油水做成,金黄的溪鱼,放几段青白的葱段,红色的辣椒,酥香之中有湿润,湿润之中有酥香,口感极佳。更为关键的是,在夹起一条鱼的时候,许多人会想起儿时时在河道里岸鱼、用畚箕捞鱼、用自制鱼竿钓鱼等等,童年跨越时光,从一道美食回溯。相比之下,盐焗鱼更多的就仅仅是美味,用筷子把粗粝的盐巴拨弄开,鱼皮撕开,香嫩的鱼肉,满足了味蕾的需求。不过盐焗鱼少了一些故事,或者这故事触动的点还不够多,也许来自海边的游客,对盐焗鱼有更多的记忆,而来自山地乡村的人,溪鱼不如盐焗鱼醒目,虽然杂,记忆却是有属于自己的腔调,很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。鱼头王和盐焗鱼的地位差不多,金黄的鱼头躺卧在白色青花瓷盘上,几根翠绿的芹菜点缀,鱼头王很容易地勾起动筷子的欲望。不同的鱼,在餐桌上的角色

不同,就像在一条河流里,不同的鱼有不同的生活空间,不同的角色。鱼如此,人也如此。

相对于鱼,大肠咸菜算是另外的味道。猪大肠、咸菜、笋,混杂地煮在一起,没有显赫的出身和做人的观感,但下饭,能够满足味蕾的需求。汤勺和筷子一起挥动,就是要让这大肠咸菜笋尽快到达自己的口里。时常听说,想吃点什么就意味着身体需要什么,大肠咸菜笋很容易触动杀猪、揉制咸菜、上山采笋等等劳作和艰辛以及快乐并存的童年记忆。

主菜蔡家堡土鸡煲的上场往往比较迟,好像主角的出场总得有点架势。闪烁着黑色光芒的煲

锅放置在桌子中间,掀开锅盖,扑鼻的香味弥漫而出,金黄的鸡肉块在煲锅里散发香味。在山上奔跑的土鸡,鸡肉更为香甜,就是作为佐料的姜片或者大蒜,因为入味,也有了不同的口感,鸡肉吃了,那些汤舀一点,特别下饭。当然,蔡家堡的美食不仅仅这些,但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,我们都不能拥有全部,我们只需要美好的一部分,我想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。

风卷残云一般,一桌美食被消耗一空。在蔡家堡吃饭,饭菜简单,但足够美味可口,坐上桌,就像按下味蕾狂欢的启动键,汤勺碗筷就是曲调的主要工具,可以演奏出心满意足的乐曲。当然,蔡家堡的美食,不仅仅是肚子饿,就像一道菜,味道肯定不仅仅是一种,在蔡家堡吃饭,不仅仅是填饱肚子,许多时候还是记忆的回溯。相当部分的人对着美食,还是打开记忆之门,许多曾经的故事顺着美食这门,喷薄而出,有快乐,有欢笑,也有艰辛,有泪水,但经过时光发酵,就像一壶老酒,醇香迷人。这些记忆和金碧辉煌无关,和阳春白雪有着距离,这是另外一种风景,属于乡村记忆的风景。当时光走远,乡村生活走远,乡村记忆越来越淡甚至趋向于消失的时候,回忆就成为一种需求。

不在包厢里,也不在什么厅堂,就是在一个钢架大棚之下,随意地摆放几张桌子,听着边上清澈的河水流淌,翠绿的青草在风中起伏,几只白鹭或者停留觅食,或者展翅飞翔。风吹过,夹起盘中的溪鱼,想象或者这是昨天刚从河里捕捞而来,而那些青菜来自咫尺之外的菜园子,一种亲近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蔡家堡的美食,无疑是一种桥梁。通过这一餐美食,在进行味蕾的狂欢的同时,也让记忆来一场聚会,吃一餐饭,就成为一种享受。当年从蔡家堡边花山溪经过的林语堂在经历人生种种况味之后,曾经说生活的目的就在于享受生活,而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。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,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,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。那么,何妨不到蔡家堡逛逛,然后来一餐蔡家堡的美食,按下味蕾狂欢的启动键,享受生活。



主题：家 园

荷 韵

陈钢铁 摄于南山水岸湖